

朋友来家小住。第二天晨起,准备早餐,朋友卷起袖子说,鸡蛋我来煎。朋友算是个美食家,也就不客气,让他露一手。大火将铁锅烧热,改小火,再倒入菜籽油。朋友说,这样煎的鸡蛋不沾锅。

### 锅留余香

孙道荣

有葱爆鱼?简直神了。这是妻子最喜欢的一道菜,也是我常做的一道菜。朋友闭着眼睛,缓缓地吸气,轻轻摇晃着脑袋,说,如果我没错的话,前一两天,你还应该吃个羊肉。我问他,你是怎么猜出来的?朋友笑着说,不是猜,是闻出来的。准确地说,是你家的这只铁锅,告诉我的。我有点难为情地说,每烧一道菜,我都洗锅的,而且,洗得很干净,很彻底。我解释说,除了卫生外,还怕串味。朋友乐了,你洗得再干净也没用,因为,锅会留下余香。

锅留余香,那是我第

油香弥散。朋友忽然笑吟吟说,我能猜出你们昨天吃的菜。怎么可能?说出来听听。朋友眯着眼睛,吸气。说,有芹菜。我点点头。昨晚还真做了一道芹菜炒肉丝。是香芹,脆而香。朋友又说,是不是还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韶光易逝。从师院中文系毕业已三十多年,早先同窗各自忙工作,见面不多,即使有,也是在各类教学研讨场合,谈的话题总是教育。退休后,同学年年相聚,或假某校会议室,或是茶馆,水果、瓜子、茶水、点心吃得饱饱,然后共赴酒楼饭局,觥筹交错。七扯八扯海阔天空地聊,刘彬君曾示不满:“中文系出来的人,我们见面就谈谈文学”。几桌人共筵,饭桌上谈文学?似乎没那氛围。文学乃高雅之事,雅事须有雅兴,得拂尘清掸,净手焚香,烹煮清茶才是。心静方能雅玩,文学一度谈不成。

这两年生活安逸,心情疏旷,同学会渐生新意。随着微信群兴起,好几位仁兄文兴勃发,诵诗、吟词、作赋,忙得每日都“刷屏”。圈内看客有点赞的,有作含蓄、温和评判的,更有深潜水底的。我不用微信,虽在圈外,“诗人兴会更无前”的盛况也略知一二。

生活进入了慢时代轨迹。中文系出来的人,文学这门大课,此时不拾起,更待何时?从前委身教学、教育,当勤勉的“园丁”,无暇奢谈;今日得宽余,可以从容不迫地去读书、写作,种几分“自留地”了。秋末冬初的一日,假某区退教活动中心,同窗又聚。大家团团围坐,逸兴遄飞。从上午九点摆开龙门阵,便欲罢不能。中餐是就着大堂里的几张小圆桌边,馄饨果腹。大馄饨鲜美,继续开聊读书、写作,更助“真味久愈在”。老同学说话无拘束,气氛随意、轻松、热烈、活泼,年轻时我们做过的文学美梦得以展露……这无疑是我们班自己办的“文代会”啊。

海洋君善填词,在职时,每逢同事生日,他会赠一首贺词祝寿;明先君开了四家网站写作,小说《换亲》、散文《我给猪妈妈当接生婆》,点击率都有几万人次;刘彬君涉猎各种文学样式,有回忆录、诗、词、赋。这位当年美剧《神探亨特》里亨特尔的配音者,从银幕后走下,人生同样光彩焕发;根宝君擅作赋,他的骈文纵横古今,气势恢宏,气韵典丽,勒石铭金。几位仁兄曾将百多种词牌试填了遍,那日聚会时,还在津津乐道交流体会,他们尝试着,欲作词中难度



很高的长调《莺啼序》,还研讨高达百韵的长律……不为发表、不求稿酬,只为对文学的那份爱好。年虽入晚景,还仿着小儿“也傍桑荫学种瓜”,在自留地里勤勉耕作。产出的果蔬,无论青菜、萝卜、南瓜,一样敬帚自珍,文学给生活带来的快乐与满足,才是最大的收获。

梁实秋先生说:“人生到了一个境界,读书不是为了应付外界的需求,不是为人,是为己……使自己的生生活充实而有意义。”清茶一杯,馄饨一碗,同学常聚。谈诗论文,切磋技艺,没有功利,不作深究。今天,我们谈文学,是清谈,浅谈,漫谈。老了,还能保持着这份谈资,这份雅兴,有多好!

伙的人家,那锅,就像久未润泽的沙地,枯而干涩,当它偶尔被加热使用,你几乎嗅不到食材的香气,只剩下生铁的味道。偶尔渗入铁锅中的食物的香味,早被铁锈覆盖了,氧化了。那不是生活应有的滋味。

与之截然相反的,是饭店里的锅。它们载了

一次听到这个词。在朋友的引导下,我也闭上眼睛,尝试着嗅嗅看。从铁锅里冒出的热气,丝丝缕缕,飘散在空中,细辨,果然有隐隐的芹菜香;再辨,确有葱香,还有一股淡淡的鱼香。那气味仿佛是层层叠叠的,一层比一层淡,一层比一层飘渺,它们纠缠、裹挟、弥漫在一起,升腾,翻转,飘散,若隐若现,似有还无。

朋友一边煎着鸡蛋,一边继续跟我说着话。他说,从一只锅里,你大致能看出一家人的生活。殷实的人家,锅往往也是滋润的,油润、饱满、亮泽。这样的锅,往火上一架,烧热了,就会弥漫出极丰富的气味来,锅里积攒的各种食物的香气,蹿腾而出,如山峦叠嶂,如春花烂漫。但它们是有质感的,也是有层次的,你拂一缕热气过来,细闻,就能辨别出隐藏其中的食物的香味。日子清苦的人家,或喜欢清淡口味的人家,那锅也往往是淡薄的,清亮、淡雅、单调,多的是蔬菜的清香,而少有荤菜的重味。

朋友说,一个不常开



边看边聊

高铁是匹悍马,倏然而已,两个半小时就从上海到丽水。出站,转乘面包车一个小时,沿途观景,进入龙泉。抬眼往左一望,瞥见中华老字号的剑铺招牌赫然入目。

闻龙泉大名久矣,得之宝剑已有经年。叩问宝剑是必须的。有60年历史的龙泉宝剑厂今安在?城中迁出属易地再建,总体格局布置尚可,庶几还有点古意供游人遐思。

厂内陈列各种宝剑,从孔子主张“古艺育人”始,我知圣人善舞,不闻其舞剑也,然其文武双全堪当。此间有杜甫七言诗《公孙大娘舞剑》之七星剑,亦有秦王剑和赵匡胤仗仗的龙鏢剑。有一柄湛卢剑令我驻足瞻仰,此件是仿制,介绍其相传是春秋铸剑大师欧冶子所铸,后为北宋岳飞识得,其组建令金兵闻风丧胆的“岳家军”,还收复了大片河山。观此剑也,不由赘述几句,剑在冷兵器时代属“短

兵”,因为前端有尖刺,两边皆有刃,从剑头到剑的两面都具有杀伤力,盖其是一种单纯为了杀人而存在的兵器,而素有“百兵之君”的说法。

一圈下来参观毕,休息处遇见龙泉剑掌门人张叶胜,18岁学徒

### 龙泉叩问剑安在

朱全弟

至今,已远超“十年磨一剑”。张叶胜是当代铸剑大师,余惴惴不安询问其当今购剑者为何人,答案使我黯然。习武者不多也,几乎为退休老者之专利。复问座中一位与之洽谈的年轻企业家,其坦诚告我买剑是为了摆设。火器昌明冷兵器休矣,亦属自然。一悲一喜?剑的另一功能观赏乃至镇宅之用,几千上万甚至数十万元都有人问津。市场前景好,但对传承亦不无裨益。出于爱好,我问张叶胜大师是否会

舞剑,他坦率说,会几下,但这个东西要每天练,很费时间。

剑是武侠之利器,然今人有所不知,古人集文武于一身实在寻常不过。李白仗剑走天下,陆游也会拳,辛弃疾更是会在帐前马上写下无数豪迈脍炙人口的诗词。倘若,剑无人舞,那宝剑工艺即使传承也终究缺了核心,这也是我的老师凌彪先生对我言及,他当年未跟李道力学“青萍剑”套路感到遗憾。当时评弹名家杨振雄的公子杨洋也来跟李道力学此剑,不会武术的杨洋不打拳但也不好学剑,他告诉凌彪自己只是为了舞台演出“造型”需要,只要几个亮相动作即可。呜呼!“青萍剑”至今不知是否已经失传?

由是观之,浮想联翩,龙泉似可组建武林高手及爱好斯艺者作为龙泉宝剑队,将龙泉宝剑舞出更加优美的线条来,作为活体“流动广告”,流到东流到西,流到全世界。一定惊艳,远胜广场舞。



### 夜光杯

### 今天,我们谈文学

吴莉莉



新西兰即景 (摄影) 黄政一

见到主任了吗?妻闭着眼轻声问。我说没,病房里转了两圈,没找着。妻轻轻地叹了口气,我知道她放不下心,站起身,摸了摸衣袋,走了出去。

妻住院了,前些日子说头痛,我让她去医院看看,她说再观察下,她是怕去医院。想不到凌晨头痛得受不了,硬撑到天亮,到离家不远的这家医院,一检查,竟是脑出血!

明天就要手术,我去银行取了5000元。这事要趁早的,我懂。当时主任给我介绍病情时很轻松地说是个小手术,为了让我放心,由他来做。小手术要主任亲自操刀?我心里一沉,脸也变了色。

病区不大,共几十张床位。办公室里没见到主任,我又一间病房看过去。还是没找到主任的身影。我有点紧张起来……我们没想过在这家医院做手术,这毕竟是家区级医院。当得知消息时,朋友、亲友都来电告之,

说一定要去三甲医院。脑出血不是儿戏,我清楚,可我平时除了单位就是家,到哪里去找人呢?问那些出主意的朋友、亲友,能帮我联系三甲医院

### 没见到主任

魏福春

吗?都说好,马上联系,却一直没有音讯。刻不容缓。我不敢再等。妻虽意识清楚,还想着检查完要上班去,然而她都无法行走了,人也昏昏欲睡。

妻一直是个闲不住的人,平时家里的家务活从不劳我动手。检查的那天早晨,她依旧早早起了床,给我削好苹果,煮好鸡蛋,看我吃完才到医院。我们一点准备也没,但做完核磁共振在外面等结果时,我感受到了气氛凝重,只见医生进进出出,后来方知请来了放射科主任,随后又请来了神经外科主任,妻脑内出

的血把脑叶都挤变形了。

主任会在哪儿呢?我脑子里乱糟糟的,要不要把儿子叫回来?儿子正在国外参加一个学术活动。刚才我小心地问过妻,不料被她一口回绝。儿子是她的骄傲,她不想让儿子分心。我该怎么办?万……先前床位医生找了我,像主任说的一样,介绍第二天要做的是个普通小手术,大概是见我脸色平静,突然话锋一转,说既然是手术,免不了有风险……此时我已如砧板上的鱼肉,眼一闭,在一张又一张手术单上签下了名。

明天的手术有问题吗?我脑子里一片空白,在病房门口徘徊良久,犹疑着要不要就这样回到妻的病床旁,如果她得知我没有找到主任,对她会不会是个打击?

一夜无眠。

第二天上午9点,妻被推进了手术室,手术室内就要关闭的时候,我看见妻的眼里有泪珠滚出,我一惊,心跳忽然加速,一阵眩晕,仆倚住墙,许久才缓过神来,内疚感随之弥漫开来……我不知道将发生什么,我痛恨自己,为什么不想方法找到主任?这起码是个安慰。我重重地吐了口气!

依稀过去了一个世纪,手术室的门开了,主任大步流星地走了出来,我忙迎上去,主任笑着:手术很顺利。还没等我反应过来,他已进了电梯。想想我这儿真是没用,人就在眼前也会说不上话。

之后的近半个月里,妻术后恢复良好,不到半个月就出院回家了。我们庆幸,遇到了好医生。只是有一种歉疚,又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信任,始终在我心头萦绕……

悉尼和上海很像,欧美一般路上都没有行道树,绿化相对集中,悉尼的行道树和上海一样是梧桐。树叶掩映的也是老洋房,那些外墙已发黄的英式建筑,曾是殖民地的耻辱,如今反而成了景观。周围的新房子拆了、倒了,换了一批又一批,只有它们,岁月带不走它们的美。

这是个昏昏欲睡的午后,背包客宿舍狭小闷热,墙脏了、旧了,娇嫩的粉红最经不起时间,比原本苍老的颜色更显老,灰色粗笨大窗旁有藤椅和坏的收音机,墙边靠着闲置的破床垫,莲蓬头关不紧,滴滴答答的,是这沉闷的房间里唯一的声响。下楼梯透透气,电风扇慢吞吞地转着,一遍仄的厅里有几张满是污渍的沙发,有人歪着酣睡,一阵凉爽的夏风穿堂而过,若不是坐

在门口地上抽烟的赤膊小伙,我以为自己回到了童年暑假在弄堂里乘风凉的那个下午。

如果问一个从未去过澳大利亚的人,可能不清楚大堡礁,也没听过大洋路,但不会不知道悉尼歌剧院。这座几乎妇孺皆知的地标性建筑,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烙印在人们心里,象征着发达的现代文明,如同自由女神之于美国,只有去了悉尼歌剧院,才算去过澳大利亚。歌剧院所在的岩石区非但没拆迁,还保存了许多老房子,一些外墙黄得发黑,一些已经破败,墙头长出草来,爬山虎缠满屋顶,甚至还有红砖烟囱。当真正站在歌剧院的面前,却发现不如画册中的漂亮,它老

了,小小的贝壳外表泛黄了,在阴云下愈发陈旧得黯然失色。而这丝毫不影响它在人们心中的地位,依然是富裕优雅的代表。波澜不惊的海水、缓缓驶出的游船,悉尼港惬意、悠闲。

### 悉尼,南半球的上海

张明扬

登上悉尼大桥,是看歌剧院最好的位置,一片开阔的海港有几处突出的海角,歌剧院就占据其中一角,轮渡划开水面,留下一道道白痕。另一处在悉尼天文台脚下,往岸边的小山坡走去,几乎看不见几个人,金黄的落叶覆盖了草地,没有密集的树争抢阳光,老树恣意伸展,树干如同章鱼的触角,树冠如同撑开的巨伞,生长得那样舒坦。树下独有一张长椅,和遮天蔽日的大树比

起来,简直是玩具了。一对恋人面朝海湾,不动不言,且听风吟、且闻鸟鸣,环境宁静自然、人们从容淡定,社会的发达程度,不是路上有多少豪车、店里有多少奢侈品。

夜色是最好的化妆师,歌剧院返老还童了,洁白的贝壳回到初生的模样,大桥亮起了灯,五光十色在黝黑的海水中流淌,忽而被打破,又重聚,变幻出迷离的色彩。地上万家灯火,天上点点繁星,一轮明月、几缕薄云,没有比歌剧院和大桥更高的建筑了,在全球最繁华的城市之一的中心,竟能看到这样完整的夜空。水景餐厅变成露天酒吧,靠在堤岸上,或和三五好友小酌聊天,或和爱人缠绵缱绻,都市里的海风如一支轻快的爵士。

### 七夕会

七夕会,是看歌剧院最好的位置,一片开阔的海港有几处突出的海角,歌剧院就占据其中一角,轮渡划开水面,留下一道道白痕。另一处在悉尼天文台脚下,往岸边的小山坡走去,几乎看不见几个人,金黄的落叶覆盖了草地,没有密集的树争抢阳光,老树恣意伸展,树干如同章鱼的触角,树冠如同撑开的巨伞,生长得那样舒坦。树下独有一张长椅,和遮天蔽日的大树比

### 旅游